

文水古凤凰城赋

□ 梁大智

汾川之畔，文峪之滨，有城巍然，号曰凤凰。民谣传唱，古邑扬名；寺楼居中，日月，七十二楼护金城，南门凤尾舒清韵，北门凤头展雄风。溯其渊源，宋元符间，水毁旧郭，令薛昌迁址章多之南，莫此邦之基；明万历朝，令郭宗贤、丞韩登凤工，循仙翁之嘱，筑凤凰城之形。千载沧桑，城郭焕彩；百代风流，文脉绵延。

昔者汾文泛滥，旧城丘墟，章多新址，肇启鸿图。初为土城，九里十八步之周，三丈二尺之高；后易砖石，十全十美之制，四丈五尺之崇。基宽四丈有余，上广二丈五尺，中券黄土，外砌青砖，十八斤之砖统其制，两座砖窑供其需。六十四个城壁列如星罗，七十二座亭楼耸若云阁——四门楼映四角楼之辉，六门楼承贤人之韵。每至夜阑，灯光点点，琅琅书声彻云汉，谓孔门七十二贤临凡，兆文水人杰地灵之瑞。

城之形制，巧夺天工，肖乎凤凰，栩栩如生。北门为凤首，外门朝东，向阳而升，匾题“望恒”“拱辰”，后易“北拱紫垣”，雄峙朔方；南门为凤尾，双门直通，舒展悠扬，匾书“迎薰”“带汾”，复题“南风薰阜”，襟带汾川；东西为翼，外门南拐，振翅欲翔；东曰“瞻太”“朝阳”，继以“分水环流”，远眺太岳；西曰“靖睡”“环岫”，更题“高峰叠翠”，环抱群峦。四门二重，瓮城藏险，门楼重檐，铜铃悬角，风过铃鸣，似凤凰之清唳。

城内布局，匠心独运，中枢为核，脉络贯通。中央大观楼，俗称寺楼，三层重檐，木构飞檐，十字通衢，直达四街；竖井居中，为凤凰之心。北关双井，映日明目。楼悬铜铃，风动铿锵，有凤凰栖其上，传为祥瑞。五坊列肆，二十四巷纵横；坊名昭德，文魁布政，巷陌藏贤。东街正念古寺，西街圣庙学宫，南街赵简子祠，北街郭田坊表，殿宇巍峨，儒风蔚然。察院“振扬风纪”，县署“米鉴无私”，仪门列戟，坊表竖旗，规制俨然。

明清风华，科甲鼎盛，举人进士，冠于邻县。盖因凤凰宝地，灵气所钟；贤才辈出，文脉相承。砖石凝匠人之智，坊巷蕴士人之风，民谣载其盛，县志纪其功。今观其城，古城虽失，楼榭依旧，街巷如新。峪水汤汤，映凤凰之影；文风郁郁，续千古之馨。

赞曰：汾流汤汤，文水泱泱，凤凰城郭，源远流长。迁址筑垣，仙翁点化；街书献瑞，贤才满堂。楼映星月，巷溢书香，形肖凤凰，志在穹苍。历千载而不颓，经百劫而弥壮，伟哉凤凰城，永耀三晋之光！

孩提时代的“桃花源”，就是大片的田野。假期似乎只有割草和劳动两件事，作业学习反倒是捎带的事情。

尤其暑假最为艰苦。顶不了大劳力，起码得跟在大人背后屁颠屁颠，他们干什么不敢不干什么。“三夏”时节，龙口夺食。麦子黄了，全家出动，头顶火辣辣的太阳，弯腰曲背飞舞镰刀，汗水热浪泥土扑面而来，不一会就汗如雨下，胳膊晒得针刺般疼痛。毛巾擦一擦，稍稍直一下腰，猛灌一壶水，就算缓了，又怕雷雨袭来，不敢多耽搁，继续埋头割麦。偶有一两只体色为灰黄色的“麦吃蛋”虫子，蹦蹦跳跳晃悠悠，让人眼前一亮，神情一振。随着麦秸秆一片片倒下，还需尽快收拢好捆绑好，转运到安全地方，待全部收割完毕再进行脱粒、晾晒。那时还没有联合收割机，全靠人工操作，一环紧扣一环，像打仗似的，目的为了抢收抢种颗粒归仓。几天下来，人都会瘦一圈，中暑呕吐是常有的事。

赶上天气晴好，我们还会二返麦地，挎一个竹筐子，捡拾遗落的麦穗。那长长的麦芒有时会刺破手指，但我们不知所疼，反倒拨了外皮，用嘴一吹，露出籽粒饱满的麦仁，浅黄色，长圆形，十几颗挤在手掌中，一起塞进嘴里，大口咀嚼，软糯、甘甜、清香，一下驱赶走多日的疲惫劳累。紧接着，用锄头一锄一锄刨起麦茬，平整地，撒上鸡粪羊粪猪粪，准备下种绿豆。小小的心里，早就盼望着吃上新麦面蒸的馒头，小松松软软，喝上绿豆熬的绿豆粥，清清爽爽。

干完农活，就去割草喂羊喂猪喂兔子。地头村头、小道斜坡等距村较近的地方，早被其它羊群啃食干净，要寻得好的青草非得去五六里以外。约好时间，相跟了六七个伙伴，背着野藤编制的笼子和镰刀，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一齐穿村而过。到了野外，先找有水的地方摸

一把脸，再找大树底下席地而躺，望着蔚蓝的天空几朵白云飘过，听着麻雀的叫声呱呱喳喳，享受着微风一丝丝的凉爽，好不惬意。如果刚刚雨过天晴，还可以听到水池边青蛙“呱呱呱”的叫声，此起彼伏，似乎在召集同伴为我们演唱。有胆大的伙伴，偷摘了地里的西瓜，用手掌一击，紫皮开裂，鲜红的瓤肉露出来，大家你争我抢大快朵颐。吃舒服了，大家便四散开来，有的甚至钻进高粱地玉米地，去找那绿油油的青草。有一种叫“大稗子”的最受欢迎，秆粗叶嫩，高有半米，一丛丛一簇簇，营养不错也好收割，很快我们就满载而归。返回村里，被许多大人侧目相看。

寒假相对单调相对话少。那时，喂了三只羊、两头猪、五只兔子，还有一头小毛驴。每天所做，就是喂食。将暑假贮藏的干草，加一些玉米秸秆用铡刀剁碎，拌上些麦麸子等，一端至羊圈猪圈兔舍驴圈，先喂一些清水再喂料。小毛驴为黑色，耳朵大而直立，每次靠近它，总用长鼻子拱我身体，显得很亲昵的样子。一年四季它为我家驮运粮食出了大力，这不冬闲的时候也难得清闲，还要套上鞍、嚼子和缰绳等，拉车往田里送粪、到集市上卖菜。它拉下的粪便，我也及时清理，积攒到粪堆里，保证圈舍干燥干净。而猪羊兔也一样周到弄弄，养得肥肥的，到腊月卖个好价钱，好有肉有面过大年。

后来，外出求学、工作，蜗居钢筋混凝土的

森林中，从事农业劳动的机会几乎为零，跟动物植物相处日见稀少，对泥土的亲近也疏远疏落。然而，根深蒂固的田园梦生态梦，并未渐行渐远，有时反而强烈地呈现在梦中，凸现在心底。好在女儿幼时，便送回农村放养，让她拥有了那么一段不易泯灭的美好时光：雨天，在洼地旁玩泥巴；雪天，在斜坡上玩滑梯；清晨，在庄稼地里追蝴蝶；夜晚，看萤火虫一闪一闪……前些天下乡，正是万物葳蕤之时，田野一片勃勃生机。我指着近旁一米多高的绿色藤架架，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吗？”“黄瓜！”小丁脱口而出。“看看，有黄瓜挂着么？”“倒是没有……”小丁挠起了头发。我又问：“冬天跟红薯一起吃的是什么？”“山药！”……“可山药不是长地下吗？”我无语。同行的农艺师老郝接过话茬，为他普及起基本知识：“山药同时具有地上茎和地下茎。地上茎是其植株的地上部分，它主要负责承载叶片，进行光合作用，为植株提供能量。地下茎，即我们常说的山药块茎，内部肉质紧密饱满，富含淀粉、蛋白质、氨基酸等多种营养成分。在中医理论中，山药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等功效，因此广受欢迎。”听罢，九零后的小丁频频点头，又有点不好意思。

“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此刻，我心中的“桃花源”，就是一幅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唯美画卷！我向往“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我乐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我沉迷“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地不必广大，也不必偏僻，三分足也，苍苍茫茫，一览无余。可划分为三片区域：一为家禽区，养鸡三只，盖鸡舍一间，分上下两层，下为休息上为工作，旁有水缸饭缸备用，工作室柔软草秸铺垫，挡板间隔，每天一鸡一蛋，可为一家三口享用。喂食是新碾的黄小米，以及黄豆黑豆绿豆等杂粮，时不时捉些昆虫补充蛋白质，喝的是自来水，这样生产的鸡蛋岂不是家鸡蛋有机蛋么？二为花草区，就选易栽易活易管理的月季花，花色以红为主，兼顾白色、黄色、粉红色、玫瑰色等。大花中花小花品种齐备，方寸之地五颜六色，姹紫嫣红，引得蝴蝶翩翩起舞，蜜蜂“嗡嗡”的不知疲倦。“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别有香超桃李外，更同梅斗雪霜中。”三为果蔬区，一畦豆角一畦茄子一畦芹菜，点缀几株辣椒几根萝卜，施鸡粪农家肥，不打农药和化肥，一个夏天蔬菜管够。另外在四角处，栽几棵大树：春天率先开花的杏树，秋天果实累累的核桃树，冬天雪压不凋的柿子树。可谓四季有花有果有荫蔽，有声有色有风景。关键的是，可以荷锄亲近泥土，可以喂食与禽畜打成一片，可以耕种深入万物感知兴衰荣枯！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有这样的“桃花源”，真好！



李够梅 摄

从未在一场梦里回到故乡

(外一首)

□ 边草

从未在一场梦里回到故乡
我们总是被秋风阻挡
被悬挂在枯树枝头的枣儿阻挡
河卵石飞满天空
星群落入了浩浩荡荡的黄河
老木船燃烧着烈烈火光
我们总是被阻挡
被倒悬着的黄牛和羊群
被反刍着铁犁的草垛和谷堆
被折断了拱桥
被枯死了的瓦菲
被一叠石碾子
被一只夜鸟的绿松石一样的眼珠
被一把镰刀，被半截儿月牙
被一只哑哑无言的黑狗

告别

卸了篱笆
把自己一再放低
低了再低
我是一株植物
贴着地面生长
任由风来、雨来、你来
爱情终将爬上群山
那就向着太阳生长
要么热恋
要么孤独至死
——
这些话
放大山里喊
最好也不要再有回音

喊山的困惑

□ 吕世豪

多半辈子喜欢钻进大山深入
且行且停且唱
也喜欢放胆喊山
扯开嗓子去喊
像一个亡命之徒
无所顾忌
有时的喊 是一幅画
蓝天白云 是画的留白
然后 才是我喊出的野兔松鼠
褐马鸡或布谷
喊出了小庙 喊出了山村
喊出一排排土窑 和山那面人家
窑洞里便走出辘辘的婆姨
手上沾着温面
身后是拽着衣襟的一两个山娃
或拄了荆杖的老人
他们便走出山村
我后悔便走出山村
放飞的喊 已无法挽回
况且 在我的行囊中
只有一沓纸 和写诗的笔
还有几块干粮 一把雨伞
确是没有礼物能送给他们
山民的盛情 让我汗颜

美并不在远方

□ 黄宝星

一个初冬的早晨，我走出家门出去溜达。金黄的太阳已经升起，可是依然感到一股寒意。

出院门向右拐，小胡同尽头的一池艳丽夺目的木茼蒿好像已经等我好久了。走近仔细端详：花心、小巧精致，仿佛纯洁的宝石，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花瓣，层层叠叠，宛如少女的裙子；花朵，散发着淡淡的芬芳，宛如一个个小太阳，又如一盘盘向日葵，还似一位位雍容华贵的妇人，静静绽放。在这万物枯荣的季节，木茼蒿的美丽与坚韧，让我肃然起敬；恰似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田，让我倍感温暖。我不禁吟咏：

花开似菊淡清香，红粉黄绿花色妍。
不与百花争高下，静站一隅孤自赏。
沿着羊肠小路西行，忽然眼前一亮，枯枝败叶之中几株飞廉草鹤立鸡群，引人注目。茎分为三枝，整个植株布满尖尖的刺，一团团嘟嘟的绿刺托举着紫褐色刺头花，格外绚烂。
继续前行，小溪对岸高高的土石堆上，几株芳

香万寿菊开得正艳。我急忙跨过小溪，爬上土堆，只见黄黄的花蕊，火红的八片桃形花瓣，紧紧团结，娇艳绽放，充满了活力。

信步游逛心旷神怡。不知不觉来到公园，西北角的一片树林向我频频招手。我大步走过去。左边高高的黄桷树，卵圆形的叶子鲜红鲜红，一半挂在树上，一半铺在树下，十分壮观。记得她的花语是，坚韧不拔，健康快乐，真情永驻。我一会儿和黄桷树紧紧拥抱，一会儿静静地躺在树下，一会儿又肆意抛洒着落叶。“咔嚓”，“咔嚓”，“咔嚓”留下了我们美的瞬间。右边是白杜树，倒圆形四浅裂的粉果果，一簇一簇，可爱极了；卵圆形的叶子，绿里透红。花语是平淡淡然总是真。在这里，我随意摆拍，心中一直美美滋滋的。前边黄黄的白榆树，迫不及待向我挤眉弄眼。我赶紧走过去，给了她几个飞吻。白榆的花语是，富裕，富贵。此时此刻，树下的我似乎华丽转身变成了一位骄傲的贵妇人。

突然一群孩子的欢声笑语，打破了我的兴致。顺声而去，哇塞，简直来到工艺展厅，魅力无穷的童话王国。孩子们用树枝、树叶玩出了花样，玩出了名堂。我惊叹不已，赞不绝口。“孩子们，你们的作品很有创意了，能给阿姨讲一讲你们的构思吗？”于是孩子们争先恐后向我介绍他们的作品。“阿姨，我是身子用松果，四肢用短树枝，树叶当翅膀，桃核当头，头上插了两个黑圈圈成了眼睛，画个弧线成了嘴巴，头顶插了两根短树枝。呵呵，这不就是一只蜜蜂吗？”“我用五颜六色的颜料给几个松果穿上了彩装，放在了小盒子里。这就是我培育的一盒鲜花呀！”“我做的是蜗牛。把几片银杏叶一片挨一片摆开，第一片为头，上面画上眼睛、嘴巴，第二片是脖颈，第三、四、五片做身子，再把七八片叶子卷成花形当尾巴，六根细短茎为脚。一只蜗牛就这样诞生了！不错吧！”“阿姨，我做的是串串烧。先找了一根树枝，然后把被选中的五颜六色的十几片树叶

串起来，就大功告成了。”“我把黄黄的银杏叶围了三圈，又把红红的枫叶依次围了五圈，一共八圈。这不就是一朵亮丽的大花朵吗？”有的孩子，黄叶上写上黑字“热爱生活”，有的，红叶上写上白字“憧憬美好”……

我一边听着孩子们童言童趣地讲述，一边细细地观赏着这些作品，心情无比激动。这可不是工厂机器流水线上的复制品，而是孩子们用一颗纯洁美好的童心，一双巧手创作的无价之宝啊，更是我今天看到的最美的风景！“少年强则国强。孩子们，你们的创意真是太棒了，未来一定会因你们而更加美好！”我由衷地夸奖着。孩子们捧着他们的作品笑容可掬，得意洋洋。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法国艺术家罗丹说的一句话：“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是啊，美并不在远方，而是在我们的眼前、脚下、手边！只要用心感受，美就会向你走来，你就会拥有美的一切，包括美的心情。

山河行思手记

□ 解德辉

晨光与暮色，都落在我一步一迈的脚印里。这一年，我从三晋大地的碑影殿脊走到白山黑水的霜天晓色，从博物馆幽光中的文明密码走到山野深处的人文印记，以行走为纸，以目见心悟为墨，在广袤大地上写下一场关于文明、历史与精神的修行。行囊里装着的，是岁月赠予的厚重礼物，更是一段自我与文明对话的完成。

行走始于山西——这片土地是一部摊开的大书，每一页都写满岁月箴言。
在山西博物院，“变局——春秋时期的晋与秦”特展中，青铜礼器的冷光里闪烁着礼乐征伐的时代心跳。鼎彝纹饰流转，似在诉说诸侯争霸的风云激荡。而“理想与光荣——古希腊罗马雕塑艺术展”前，我伫立良久。大理石雕像肌理间藏着另一种文明的风骨，东西方文明在漫长时空中遥相呼应。

太原文庙庭院里，“礼乐华夏”的古乐雅音犹在耳畔，编钟余韵穿越千年；“瑞蛇呈祥”图腾静卧玻璃之下，先民信仰凝结成玉石与青铜；“荣光映匾”上的科举墨痕，仍传递着百年寒窗苦读的执着。

转角处，“大家张颌”生平展让一位考古学者的一生成为另一种“出土文献”——他俯身摩挲古迹的身影，谦逊而庄严，照见治学之路的纯粹。

走出展馆，太原街巷继续述说光阴。晋祠董寿平书画展中，一笔一墨都是山水清音的凝结；狄仁杰文化公园的一草一木仍萦绕宰相的家国情怀，“清正廉明”四字刻在碑石上，也刻进时光里。蒙山太玄宫的论道声似在风中回响，开化寺古槐枝托起百年沧桑，铁佛殿肃穆，古灯博物馆幽微，红十字文化史料陈列展里的人道之光——每一步，都踏在历史与信仰交织的脉络上。

五一广场抗战群雕以凝固形态迸发不朽力量，战士身姿藏着民族脊梁；迎新大桥如长虹卧波，串联城市记忆与新生。并州饭店木质楼梯、宽银幕电影院老旧海报藏着代人烟火往事；中北兵器馆钢铁重器与解放纪念馆烽火遗存，让人在枪炮与家书的影响中触摸和平珍贵。

走向吕梁，便是走向山河与人文的交响深处。临县石骆驼山关帝庙香火续写着忠义当代叙事，殿前古柏见证千百年来不变的价值坚守；交口水头

老街青石板被岁月磨出温润光泽，巷口老槐树上挂着几代人的乡愁。

吕梁汉画像石馆里，“西河汉韵”以石刻为笔，勾勒汉代生气淋漓——车马出行、乐舞宴饮的图案让两千年前生活鲜活如初；“美美与共——商韵北疆”特展中，青铜绿锈下藏着三千年前的庄严华光，兽面纹鼎诉说着草原与中原的文明交融。

红色记忆与绿色山河在此相融。党建主题公园葱茏草木间依稀回荡誓言铮铮；话剧《晋绥儿女》舞台上，那些远去的身影又一次让台下泪光闪烁。烽火中的坚守从未被遗忘。

九十一岁的王蒙先生登上讲台，以通透智慧诠释文学与人生的三重生命乐章；《易客诗集》研讨会上，古典哲思激荡起当代回响；吕梁师专八五届中文班校友为母校敬立孔子像，四十年岁月化作一尊石像、一篇长赋、无数张不再年轻却依然炽热的面容——这一切，都是文脉生生不息的动人注脚。

行走终究是为了让所见长成所思，让风景化作思想养分。

这一年，阅读成为另一种行路。从《华夏主义》

中探寻中华文明治理智慧，在文明基因里寻找当代启示；到《东西方文明的深层逻辑》里思考文明的阴阳协奏，理解不同文明的碰撞与共生；从《春秋悟道·老子心读》中体悟“道”的三重境界，于“无为”中看见生命真谛——我更以此为契机开启《春秋悟道·老子心读》今时解码之旅，在行走间隙伏案疾书，将哲思与见闻相融，累计撰写五十篇解读文章；到李牧《明的人生四大计划》里感受平凡生命的理性光辉，明白规划与坚守的力量。

在“易理诗心”研讨会上聆听古典哲思如何照亮当下；在“哲学当为利器”议题中思考思想该如何走入人间。那些关于《道德经》的对话——从“破三知，见清明”的通透到“烟火智慧”的温暖，让我渐明明白：最高哲理从来不在云端，而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生活之中，在一饮一啄、一言一行里。

岁末回望，这一年的行走是朝圣，也是归程。二零二五年的行迹让我深深体悟：文化从来不是玻璃柜中的标本，不是故纸堆里的文字，而是大地深处奔流的热血，是寻常烟火中生长的根系，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基因。